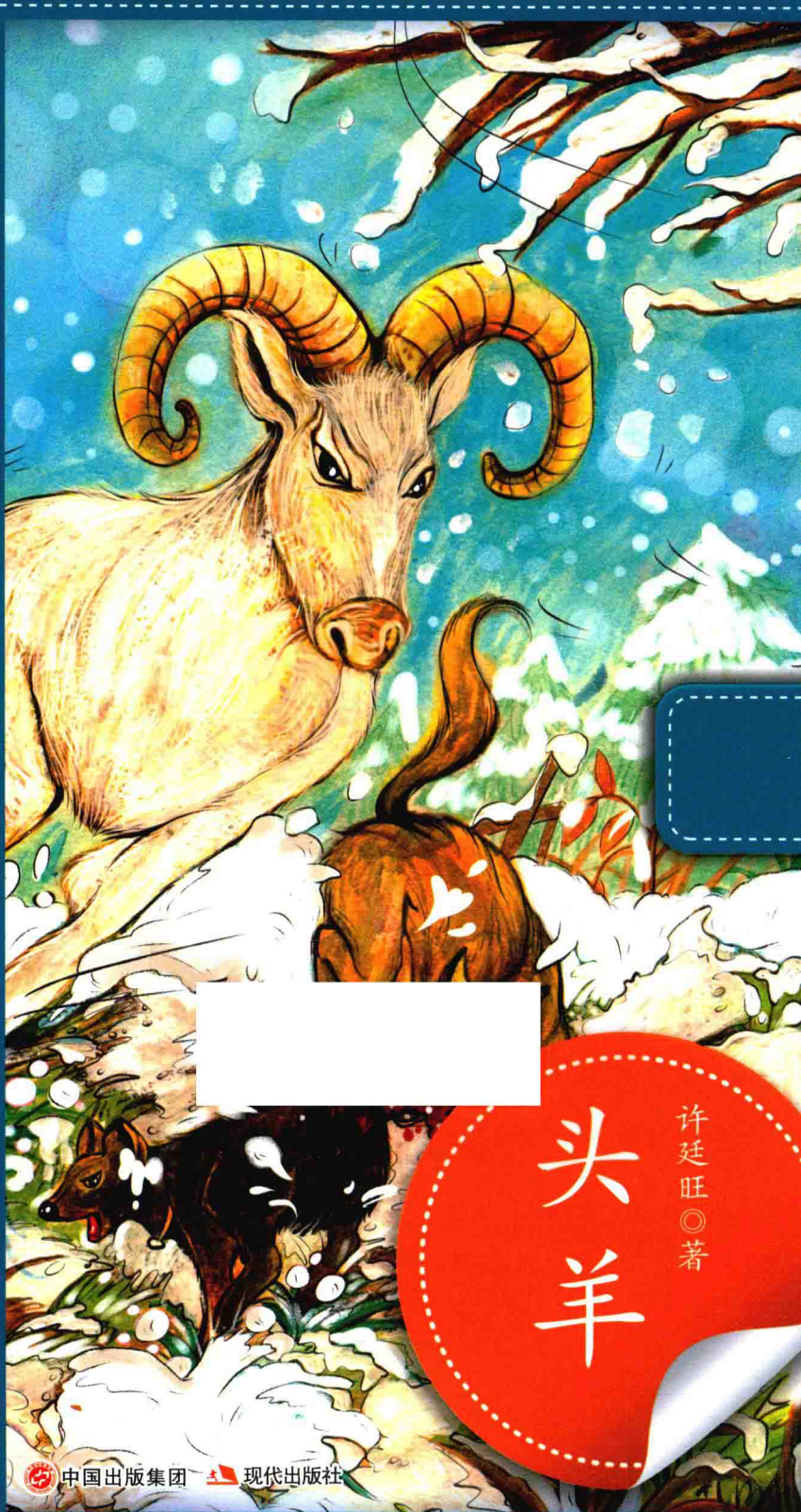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
经典文库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鼎力推荐
内附精美阅读笔记空间，阅读心得，随手记录
我的第一本互动阅读笔记书

感动·震撼·鼓舞

从动物传奇中收获成长的力量



头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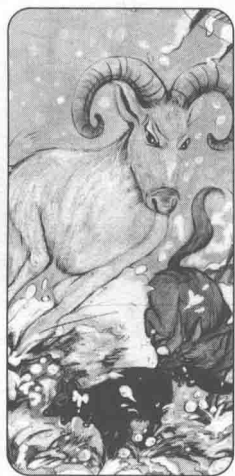
许廷旺◎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头羊

许廷旺◎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羊 / 许廷旺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6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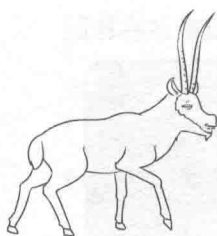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143-4845-3

I. ①头… II. ①许…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9025号

作 者	许廷旺
责任编辑	赵 妮 徐艺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5mm × 925mm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845-3
定 价	18.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1	1. 雪崩
7	2. 尼玛
15	3. 头羊玛喇勒
23	4. 娜布其
30	5. 黑头
36	6. 达来
43	7. 怒吼
52	8. 倒地
60	9. 击溃
69	10. 裹挟
76	11. 水灵
84	12. 拔都

91	13. 脱脱
98	14. 达林太
105	15. 教授
112	16. 狗阵
121	17. 套马杆
129	18. 忽洞
137	19. 遇袭
146	20. 山坳

1. 雪崩

狼王停下脚步。狼群齐刷刷地围住狼王。狼王昂起大头，剧烈抽动着鼻子。风小了，空气中残留着食物的香味。狼王看着远处的雪原。一天一夜的暴风雪把台来花草原打扮得银装素裹，宛如粉妆玉砌的世界。

狼王昂起大头。突然，雪地上升起一股劲风，横扫狼群。狼收紧身子，弯腰塌背，抵御寒风。食物的香味淡了。狼王注视着茫茫雪原，再次昂起大头，一声长嚎。狼群听到狼王的嚎叫，精神抖擞，一路狂奔。眨眼之间，狼群再次停了下来——一座绵延数里的雪丘挡住了狼群的去路。

狼王在前，狼群在后，一字排开，打量着雪丘。这原是一座土丘，土丘坡度近似于九十度。寒风裹挟着暴风雪，一天一夜，土丘下堆积了大量积雪。此时，远远望去，土丘与积雪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坡度很小的雪坡。雪坡上堆起一个个造型别致、晶莹剔透、巧夺天工的积雪雕塑。这些冰雪雕塑美轮美奂，错落有致地遍布在雪坡上，一眼望不到头。

狼王向左看看，雪丘没有尽头。狼王又向右望望，雪丘在不远处拐了个弯，那里堆积了大量积雪。雪丘与积雪连成茫茫



雪原，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狼群收回目光，不安地看着狼王。

风停了，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狼王猛地张开大嘴，又猛地合上。狼群明白了，没有等到狼王发出命令，纷纷扑向雪丘。几条公狼一马当先，冲了上去。雪越来越厚，渐渐没过公狼的四肢。公狼仰起大头，奋力迈动着四肢。原本一尘不染、保存完好的晶莹雪丘，一下变得零乱不堪。

母狼和小狼一看公狼抢了先，也不甘示弱，纷纷扑向雪丘。它们没有公狼的体力，更没有公狼面对雪丘的丰富经验，走出没有多远，不得不停下来——积雪挡住了它们的去路。小狼、母狼举起头，环顾左右，寻找出路。它们观望了半天，看到的是越走越远的公狼。一些聪明的母狼，一转身，索性沿着公狼的爪印冲上雪丘。小狼一拧身，紧随其后。哪知，雪太厚了，小狼一头扎进雪堆里，半个身子就被埋住了。小狼一惊，奋力挣扎，一阵跟头把式，总算站稳了脚跟。小狼恐惧地看着雪堆。它们第一次领教异常的天气。

积雪越来越厚，路越来越难走。最终只有两条大狼冲在最前面，其他公狼相继退了下来，沿着两条大狼的足迹向上攀爬。远远望去，一望无垠的雪丘上，一行狼匍匐着、艰难向上爬走着。不时，有狼栽进雪丘里，几番挣扎，扬起漫天雪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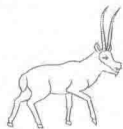
狼王站在雪丘下，冷眼打量着狼群。

冲在最前面的两条大狼，只剩下了一条狼，另一条狼实在无法承受这艰巨的任务，退了下来。剩下的一条公狼也好不到

哪儿去，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不知多少次扎进雪堆里，它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雪狼。

公狼停下脚步，鼻孔里喷出两股浓浓的白雾，瞬间融入冰天雪地间。公狼的四肢深深插进积雪里，就像横卧在雪堆上。其实是硬硬的雪面支撑着公狼。公狼的四肢悬在雪堆里，一时找不到支撑点。公狼是有力使不出，几番挣扎，仍是徒劳。公狼这一挣扎不要紧，身下积雪发出了清脆碎裂声。顷刻间，原本完美无疵的雪面出现无数个无规则的冰纹。“嚓嚓嚓——”碎裂声越来越大，淹没在呼啸的寒风中。

公狼突然昂起大头，使出浑身力气，只听咔嚓一声，可惜，公狼没有抽出四肢，身子反而急剧地向下坠去。随着公狼身子下坠，原来雪坡立刻形成一个明显的雪坑。公狼慌了，四肢恨不得立刻抓住地面，脖颈用力，大头向上挺……公狼的一番举动不仅没有救了自己，反倒加快了下滑的速度。“轰！”雪坑四周的积雪大面积坍塌了，积雪源源不断地涌向雪坑——淹没了公狼。积雪好比波浪滔天的浪花，公狼只是千千万万浪花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浪花。在风起云涌的波涛中，公狼左冲右躲，忽起忽落，忽上忽下……公狼的大头眼看着就要钻出雪堆了，一个滚落



的大雪球迎面砸来，再次把公狼淹没在雪中。公狼好样的，身陷险境，奋力挣扎，频频甩动着大头。怎奈积雪越聚越多，公狼纵使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钻出雪堆的包围圈。雪堆终于不动了——只是一味地下滑——公狼被积雪吞噬了。

狼群恐惧地看着迅速下坠的雪坑，纷纷掉头。紧跟在后面的小狼、母狼惨透了，倒在公狼的爪下，被踏进积雪里，惨叫声响成一片……

狼群退到雪丘下，惊恐不安地看着狼王。狼王毫发无损，寒风中，威风凛凛，注视着眼睛发生的一切。狼王的镇静很快让狼群安静下来。

狼王向右走去。那里有一条凸起的积雪，像一道雪墙。雪墙直通向雪丘。狼王很快上了雪墙。雪墙很结实，上面留下一行轻轻的爪印。狼王很快来到来到雪丘下，它抬起头，看了一眼雪丘。雪丘不高，垂直距离不到三米，坡度却很陡。

狼王向雪丘爬去，它刚伸出一只前肢，另一前肢唰地一下陷进雪堆里。狼王反应灵敏，身子迅速向后撤，避免了险情。狼王面前出现了一个浅浅的雪坑。狼王长时间注视着雪坑，突然，它掉转身子，四肢轮番向雪坑里扒雪。不一会儿，雪坑被积雪填满了。狼王四肢并在一起，跳进雪坑，几下折腾，雪坑变实了。

狼王向雪丘爬去，意想不到的，“刺溜！”狼王重重地摔了下来。

这怪不得狼王。一天一夜之前，台来花草原就开始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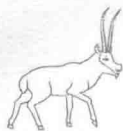
雪很大，下完就融化了。雪下得快，融化得也快。雪下了化，化了下，一天一夜，台来花草原一夜之间被一层冰紧紧包裹了。紧接着，气温骤然下降，暴风雪如约而至，又是一天一夜，台来花草原变成了台来花雪原。在暴雪下面，还裹着一层厚厚的冰。狼王从雪丘上滑下来情有可原。

狼王再次爬上雪丘，四爪紧紧抓着积雪，身子几乎趴在雪丘上，一点儿一点儿向前移动。“哗！”狼王头顶上坠下一堆积雪，狠狠地砸在狼王身上。狼王承受不住这意外一击，前肢一下跪在雪丘上，随即身子向下坠。狼王抽出后肢，寻找着支撑点。这一使劲不要紧，原本覆在冰面上的积雪一碰就坠落了。积雪坠落得快，狼王活动得也快，频频寻找支撑点。冰面上的积雪原本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旦有一处坠落，带动着千片万片的积雪坠落，“哗哗哗——”声不绝于耳。雪丘下的狼群目瞪口呆。

狼王终于停止了下滑。狼王一改刚才四肢着地的姿势，它前肢跪在雪丘上，用后肢支撑着身子，半跪半爬，向上攀爬。

雪丘顶近在咫尺。

狼王停下身子，身子大幅度起伏着，嘴巴、眼睛四周挂了一层薄薄的霜花。狼王喘息了一



阵，又向上爬去。狼王离雪丘只有一头之遥了，狼王把一只前肢伸向雪丘顶，紧紧抓住雪丘，又小心翼翼伸出另一前肢。此时，狼王就像体操运动员，两个前肢死死抓住雪丘顶。即使这样，狼王也不敢大意，后肢、身子慢慢用力，狼王的头已接近了雪丘，登顶即将成功。危险再次发生了，“咔咔咔！”狼王前肢紧紧抓住的雪丘突然松动了。狼王一惊，身子猛地用力，哪知，哗啦一声，雪丘混和着冰块，铺天盖地向它砸来。

狼王结结实实地坠落。雪堆实实在在地砸在狼王身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狼王不是狼王，它好像变成了一颗长着腿的炸弹，一头钻进积雪下面，轰隆一声，击起漫天雪块。随着一声巨响，雪体震动了，积雪此起彼伏，迅速滑动。此时的雪丘犹如一条白龙，“白龙”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响声如雷……绵延数里的雪丘顿时活跃起来，雪块、雪堆漫天飞舞。天空变得混浊了。

这是雪崩，被台来花草原上的牧民称为“白色死神”。

狼王坠下雪丘，狼群本就惊慌失措，眼前又发生了如此奇异、诡秘的现象，狼群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了，反应快的迅速逃离，反应慢的被“白龙”夺去了生命。瞬间，狼群四散分逃，消失在茫茫雪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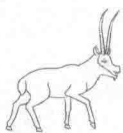
2. 尼玛

尼玛的泥房子在雪丘的向阳面。泥房子冬暖夏凉，结实牢固。

尼玛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遇过这种鬼天气。一天一夜的暖雪把泥房子变成了冰屋子，随后就是暴风雪。尼玛来到羊圈。尼玛的羊很少，不到二十只。这些羊不仅是尼玛的希望，也是脱脱和达来的希望。两人是尼玛收养的孤儿。

暴风雪还在下，伴随着“唰唰唰——”声，雪花纷纷扬扬，落在羊圈里。头羊玛喇勒缓缓走到尼玛身边，身上积雪簌簌下落，暴风雪中的头羊玛喇勒显得更威武了。

“玛喇勒”在蒙古语里是“牝鹿”的意思，其实它是一只响当当的大公羊。玛喇勒有半大马驹那么高，四蹄如同碗，足足三百斤。玛喇勒不仅长得高大结实，而且漂亮。玛喇勒一身雪白，羊毛又长又软，就像一根根植上去的。更漂亮的是它的胡须，从大头到胸部有一条长长的胡须。玛喇勒走动时，长长的胡须一摆一摆的，就像湖面上激起的一圈波纹，弯弯的，随风而动。玛喇勒漂亮还漂亮在它有一对大犄角。犄角斜向脑后，黄金弧度，又斜伸向脸前，恰是一条优美曲线。犄角琥珀色，



晶莹透亮，粗细有匀，堪称一件艺术品。台来花草原上的牧民此前没有看见过如此绝美的犄角。

虽是一天一夜的暖雪，一些小羊身子冻透了，它们躲在羊圈的最里面，身子靠在大羊身上取暖，即使这样，仍冻得瑟瑟发抖。天寒地冻，牲畜更需要活动，增加抵抗力。大羊走来走去，那些小羊紧紧依靠在大羊身上，仿佛是大羊身上多出来的几块肉。一块“肉”终于坚持不住了，四肢一软，小羊倒在地上，连腿都没有动，就气绝了——冻死了。大羊无奈地看着小羊，只听见雪花簌簌下落声。

尼玛拍了拍头羊玛喇勒。头羊玛喇勒心领神会，径直向泥房子走去。羊群一看头羊玛喇勒走了，欢蹦乱跳地跟了上去。羊群后面是老牧羊犬娜布其和成年羊黑头。

台来花草原上的牧民大都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春夏秋三季，牧民赶上牲畜，用勒勒车^①拉上全部家当，择水草而居。入冬时，再回到牧点，度过漫长严寒。一年四季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只有尼玛，政府原本也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建房之初，他就找到胡尔勒苏木^②学校的老师兼民政助理朵兰，把建房款直接换成了脱脱和达来的学费。尼玛常年住在草原深处，陪伴他的是始终数量不多的羊群和老牧羊犬娜布其。漫长冬天最难对付的是严寒和狼灾。几年下来，尼玛和他的牲畜有惊无险。

① 勒勒车：又名轱辘车、罗罗车、牛牛车，“勒勒”原是牧民吆喝牲口的声音。勒勒车因常以牛拉动，故也叫蒙古式牛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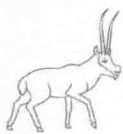
② 苏木：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乡。

泥房子一下多了十几只羊，拥挤不堪。小羊和未成年的羊纷纷围在火炉旁边。头羊玛喇勒、成年羊黑头和老牧羊犬娜布其躲在门后，静静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天一夜的暖雪，羊毛湿透了，再被炉火一烤，泥房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刺鼻的膻味。

尼玛愁眉紧锁，这是他从来没遇到过的情況。他照例用布条塞住了门缝和窗缝，避免人、犬、羊的气味弥漫空气中，被饥饿中的狼群捕捉到。

泥房子里的羊膻味越来越浓。老牧羊犬娜布其转过身子，嘴巴凑到门缝上，作为一只牧羊犬，常年与羊群打交道，而它也无法忍受这浓烈的气味了。门缝塞死了，娜布其用爪子挠门，泥房子里响起一阵阵“刺刺刺”声。尼玛看看天，天空中还飘着雪花，一阵紧似一阵。尼玛打开了门，清新的空气一下冲淡了浓浓的膻味。老牧羊犬娜布其一跛一跛地出了泥房子，张开大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头羊玛喇勒也走出了泥房子，它身上腾起一股股热气，转眼间融入空气中。老牧羊犬娜布其走到头羊玛喇勒身边，用头拱它。头羊玛喇勒向泥房子看了一眼，尼玛站在房檐下。



尼玛常年生活在草原上，出于安全考虑，特意选这里——山坳。说是“山坳”，其实是土坳。土坳三面是高高的土丘。土丘直上直下，犹如刀削斧劈。土坳恰似一个放倒的瓮，肚大口小。当初，尼玛选择这里，只是出于对狼群的考虑。后来发生的事情，还证明这里不仅能阻挡狼群，还阻挡了草原上牧民最不法的行为。土坳前视野开阔，一马平川，远处是终日不息、缓缓流过的沙巴尔河。泥房子依土丘而建。

雪停了，寒风打着旋儿刮过泥房子。

尼玛啪啪啪地拍着手掌，老牧羊犬娜布其花警惕地看着四周，头羊玛喇勒也举头环顾着四周，脖颈上长长的胸毛齐刷刷地随风而动。老牧羊犬娜布其与头羊玛喇勒互相对看了一眼，娜布其把大头垂在地面上，抽动着鼻子。尼玛乐了，心里说，你的鼻子还没有我的好使呢。不过，他喜欢看娜布其这种样子。老牧羊犬娜布其嗅了一阵，举起头，迎着寒风，仍抽动着鼻子。头羊玛喇勒与娜布其并肩而站，一高一矮，一白一黑。最终，老牧羊犬娜布其与头羊玛喇勒一前一后进入了泥房子。

尼玛闩死门，重新塞好门缝。寒风裹挟着大量雪花，瞬间掩盖了泥房子前面零乱的爪印。远远望去，泥房子与茫茫雪原融为一体，根本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

泥房子里轻轻响起羊群反刍^①声。尼玛坐在羊毛毡上，吧嗒吧嗒抽着烟，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烟草与羊膻味混合的气味。尼

① 反刍(chú): 动物把粗粗咀嚼后咽下去的食物再放回嘴里细细咀嚼，然后再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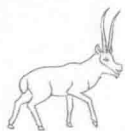
玛看了一眼外面白雪皑皑的山坳，心境如夏日里沙巴尔河的河水。每年冬天，尼玛都是这样度过严寒与雪灾的，有惊无险。

尼玛没有想到，灾难会来得这么快——两条大狼出现在泥房子附近。两条大狼来自于溃散的狼群，自从狼王葬身积雪下面，狼群便四散溃逃，各自为战了。这是一对狼夫妻，不知它们如何绕过了绵延数里的雪丘，从正面出现在泥房子附近。

跑在前面的公狼停下脚步，细细打量着四周，泥房子前面出现了两个大大的雪窟窿，那是泥房子的门和窗。从那里飘出时弱时强的食物香味。公狼看看母狼，母狼双眼紧紧锁住泥房子，脚步没有停下来——两条大狼同时扑向了泥房子。

两条大狼并没有马上发起进攻，先是围着泥房子转。泥房子三面已与雪丘连成一体，厚厚的积雪挡住了狼的去路。两条大狼很快扑向门——食物的香味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公狼用身子撞门，门纹丝不动；再撞，门还是不动。母狼加入进来，门仍一动不动。公狼猛地竖起身子，用爪子挠门，刺溜一声，门板上留下一条模糊不清的爪印。公狼再次举起了爪子，



结果门板上又留下一条浅浅的爪印。

母狼比公狼聪明，两个爪子轮番进攻，响声似急雨，又似爆豆。

两条大狼越挠越兴奋，越兴奋频率越快，“乒乒乒乒……”声中，伴随着“砰砰砰！”声，原本晶莹剔透的门板上一片惨白。这得感谢那场暖雪。雪融化成冰，给门板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铠甲。

羊群停止了反刍，竖起耳朵，惊恐地望着门板，小羊瑟瑟发抖，它们闻到了浓烈的狼臊味。黑头刚刚成年，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事，目光里夹杂着好奇与不安。只有头羊玛喇勒例外，它注视着门板，似乎早已熟悉了这种声音。

“哞！”老牧羊犬娜布其嘴角抽动，耳朵后拉，脖子、背上耸起一条长长的毛发，发出一声怒吼。两条大狼一听，挠门声不但没有结束，反倒越来越快。“哞！”老牧羊犬娜布其也挠起了门板。

两条大狼听到从泥房子里传来挠门声，一脸惊喜，立刻停下来。奇怪的是，泥房子里也停止了挠门，随后传来一声怒吼。两条大狼恼羞成怒，挠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比上一次来得更猛烈，更迅速，似乎眨眼之间，板门上就出现一个大窟窿。

尼玛坐在羊毛毡上，慢腾腾地对老牧羊犬娜布其说：“还不到时候呢！”尼玛把烟袋含在嘴里，轻轻吸了一口，阳光下生起一片淡蓝色的烟雾。

两条大狼可怜巴巴地看着门板，食物的香味一阵猛似一阵，